

资治通鉴

大
學
禮
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讀史三編特讀諸書論議卷一百四十九
魏征西將軍平陸文侯張彞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
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
集屠害其家彞父子晏然不以為意二月庚午羽林虎賁近千
人相帥至尚書省詬罵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獲以瓦石

勅編集

梁紀五

起屠維大淵獻盡昭陽單閼凡五年

高祖武皇帝五

天監十八年春正月甲申以尚書左僕射袁昂為尚書令右僕射王暕為左僕射太子詹事徐勉為右僕射 丁亥魏主下詔稱皇太后臨朝踐極歲將半紀宜稱詔以令宇內 辛卯上祀南郊 魏征西將軍平陸文侯張彞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彞父子晏然不以為意二月庚午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詬罵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獲以瓦石

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討遂持火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第曳彛堂下捶辱極意唱呼動地焚其第舍始均踰垣走復還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彛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乙亥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時官負旣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更以殿中尚書崔亮爲吏部尚書亮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爲斷沈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氏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屬當

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
脩厲名行哉亮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爲此格有由而
然古今不同時宜須異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
灋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洛陽令代人薛琬上書言黎元之
命繫於長吏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
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請
見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
後甄琛等繼亮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
人自亮始也初燕燕郡太守高湖奔魏其子謚爲侍御史坐灋
從懷朔鎮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謚孫歡沈深有大志家貧
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竒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爲
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

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
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秀容劉貴中
山賈顯智戶曹史咸陽孫騰外兵史懷朔侯景獄掾善無尉景
廣寧蔡邁特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 夏四月丁巳大赦
五月戊戌魏以任城王澄為司徒京兆王繼為司空 魏累
世彊盛東夷西域貢獻不絕又立互市以致南貨至是府庫盈
溢胡太后嘗幸綰藏命王公嬪主從行者百餘人各自負綰稱
力取之少者不減百餘匹尚書令儀同三司李崇章武王融負
綰過重顛仆於地崇傷鬢融損足太后奪其綰使空出時人笑
之融太洛之子也侍中崔光上取兩匹太后怪其少對曰臣兩
手唯堪兩匹衆皆愧之時宗室外戚權倖之臣競為豪侈高陽
王雍富貴冠一國宮室園圃侔於禁苑僮僕六千妓女五百出

則儀衛塞道路歸則歌吹連日夜一食直錢數萬李崇富埒於
雍而性儉嗇嘗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河間王琛每欲與
雍爭富駿馬十餘匹皆以銀爲槽窻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
旒嘗會諸王宴飲酒器有水精鋒馬腦椀赤玉卮制作精巧皆
中國所無又陳女樂名馬及諸竒寶復引諸王歷觀府庫金錢
繒布不可勝計顧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
見我融素以富自負歸而惋歎卧疾三日京兆王繼聞而省之
謂曰卿之貨財計不減於彼何爲愧羨乃爾融曰始謂富於我
者獨高陽耳不意復有河間繼曰卿似表術在淮南不知世間
復有劉備耳融乃笑而起太后好佛營建諸寺無復窮已今諸
州各建五級浮圖民力疲弊諸王貴人官官羽林各建寺於洛
陽相高以壯麗太后數設齋會施僧物動以萬計賞賜左右無

節所費不貲而未嘗施惠及民府庫漸虛乃減削百官祿力任
城王澄上表以爲蕭衍常蓄窺覷之志宜及國家彊盛將士旅
力早圖混壹之功比年以來公私貧困宜節省浮費以周急務
太后雖不能用常優禮之魏自永平以來營明堂辟雍役者多
不過千人有司復借以脩寺及供它役十餘年竟不能成起部
郎源子恭上書以爲廢經國之務資不急之費宜徹減諸役早
圖就功使祖宗有嚴配之期蒼生覩禮樂之富詔從之然亦不
能成也 魏人陳仲儒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有司詰仲儒
京房律準今雖有其器曉之者鮮仲儒所受何師出何典籍仲
儒對言性頗愛琴又嘗讀司馬彪續漢書見京房準術成數兩
然遂竭愚思鑽研甚夕頗有所得夫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
調校樂器竊尋調聲之體宮商空濁徵羽用清若依公孫崇止

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爲宮清濁悉足唯黃鍾管最長故以黃
鍾爲宮則往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采衆音配成其美若
以應鍾爲宮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
以中呂爲宮則十二律中全無所取今依京房書中呂爲宮乃
以去滅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爲宮猶用林
鍾爲徵何由可諧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志準十三絃隱間
九尺不言須柱以不又一寸之內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微
細難明仲儒私曾考驗準當施柱但前却柱中以約準分則相
生之韻已自應合其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施軫以調聲令
與黃鍾相合中絃下依數畫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
施柱如箏即於中絃案畫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
生之灋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

聲之灋以均樂器然後錯采衆聲以文飾之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一毫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受然後爲竒哉尚書蕭寶寅奏仲儒學不師受輕欲制作不合依許事遂寢魏中尉東平王用論議數爲任城王澄所奪憤恚復治其故棺欲奏攻澄澄因奏斥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秋八月己未詔免死削除官爵以車騎將軍侯剛代領中尉三公郎中辛雄奏理斥以爲歷奉三朝骨鯁之迹朝野具知故高祖賜名曰斥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若終貶黜恐杜忠臣之口未幾復除斥平州刺史雄琛之族孫也九月庚寅胡太后遊嵩高癸巳還宮太后從容謂兼中書舍人楊昱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聞慎勿諱隱昱

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
餉領軍元義太后召義夫妻泣而責之義由是怨昱昱叔父舒
妻武昌王和之妹也和即義之從祖舒卒元氏頻請別居昱父
椿泣責不聽元氏恨之會瀛州民劉宣明謀反事覺逃亡義使
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匿宣明且云昱父定州刺史椿叔父華州
刺史津並送甲仗三百具謀爲不逞義復構成之遣御仗五百
人夜圍昱宅收之一無所獲太后問其狀昱具對爲元氏所怨
太后解昱縛處和及元氏死刑旣而義營救之和直免官元氏
音不坐 冬十二月癸丑魏任城文宣王澄卒 庚申魏大赦
是歲高句麗王雲卒卅子安立 魏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
唯朱元旭辛雄羊深源子恭及范陽祖瑩等八人以才用見留
餘皆罷遣深社之子也

普通元年春正月乙亥朔改元大赦 丙子日有食之 己卯

以臨川王宏為太尉揚州刺史金紫光祿大夫王份為尚書左

僕射份奐之弟也 左軍將軍豫寧威伯馮道根卒是日上春

祠二廟既出宮有司以聞上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

可行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道根雖未為

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上即幸其宅哭之甚慟 高

句麗世子安遣使入貢二月癸丑以安為寧東將軍高句麗王

遣使者江灋盛授安衣冠劔佩魏光州兵就海中執之送洛陽

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獻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

有才能輔政多所斥益好文學禮敬士人時望甚重侍中領軍

將軍元乂在門下兼摠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

灋乂由是怨之衛將軍儀同三司劉騰權傾内外吏部希騰意

奏用騰弟爲郡人資乖越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龍驤府長史
宋維弁之子也懌薦爲通直郎浮薄無行義許維以富貴使告
司漆都尉韓文殊父子謀作亂立懌懌坐禁止案驗無反狀得
釋維當反坐義言於太后曰今誅維後有真反者人莫敢告乃
黜維爲昌平郡守義恐懌終爲已害乃與劉騰密謀使主食中
黃門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毒魏主若已得爲帝許定以富貴
帝時年十一信之秋七月丙子太后在嘉福殿未御前殿義奉
帝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遇義於含章殿後
義厲聲不聽懌入懌曰汝欲反邪又曰義不反正欲縛反者耳
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人防守之騰稱詔
集公卿議論懌大逆衆咸畏義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文貞公
游肇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義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得可

夜中殺憚於是詐爲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於帝幽太后於北宮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鑰帝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乃歎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又使中常侍酒泉賈粲侍帝書密令防察動止義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同輔政帝謂義爲姨父義與騰表裏擅權又爲外禦騰爲內防常直禁省共裁刑賞政無巨細決於二人威振內外百僚重跡朝野聞憚死無不喪氣胡夷爲之勢面者數百人游肇憤邑而卒 己卯江淮海並溢 辛卯魏王加元服大赦改元正光 魏相州刺史中山文莊王熙英之子也與弟給事黃門侍郎略司徒祭酒纂皆爲清河王憚所厚聞憚死起兵於鄴上表欲誅元義劉騰纂亡奔鄴後十日長史柳元章等帥城人鼓譟而入殺其左右執熙纂并諸子置於高樓八月

甲寅元义遣尚書左丞盧同就斬熙於鄴街并其子弟熙好文
學有風義名士多與之遊將死與故知書曰吾與弟並蒙皇太
后知遇兄擄大州弟則入侍躬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
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橫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
無以自安故帥兵民欲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
上慙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于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
言哉凡百君子各敬爾儀爲國爲身善勗名節聞者憐之熙首
至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力整獨收其尸而藏之整雍
之孫也盧同希义意窮治熙黨與鎖濟陰内史楊昱赴鄴考訊
百日乃得還任义以同爲黃門侍郎元略亡抵故人河内司馬
始賓始賓與略縛荻筏夜渡孟津詣屯留栗瀆光家轉依西河
太守刀雙匿之經年時購略甚急略懼求送出境雙曰會有一

死所難遇者爲知己死耳願不以爲慮略固求南奔雙乃使從
子昌送略渡江遂來奔上封略爲中山王雙雍之族孫也義誣
刀整送略并其子弟收繫之御史王基等力爲辨雪乃得免
甲子侍中車騎將軍永昌嚴戾韋叟卒時上方崇釋氏士民無
不從風而靡獨叟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平
日 九月戊戌魏以高陽王雍爲丞相摠攝內外與元義同決
庶務 初柔然佗汗可汗納伏名敦之妻倭呂陵氏生伏跋可
汗及阿那瓌等六子伏跋旣立忽亡其幼子祖惠求募不能得
有巫地萬言祖惠今在天上我能呼之乃於大澤中施帳幄祀
天神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恒在天上伏跋大喜號地萬爲聖女
納爲可賀敦地萬旣挾左道復有姿色伏跋敬而愛之信用其
言干亂國政如是積歲祖惠浸長語其母曰我常在地萬家未

嘗上天上天者地萬教我其母具以狀告伏跋伏跋曰地萬能前知未然勿為讒也既而地萬懼譖祖惠於伏跋而殺之候呂陵氏遣其大臣具列等絞殺地萬伏跋怒欲誅具列等會阿至羅入寇伏跋擊之軍敗而還候呂陵氏與大臣共殺伏跋立其弟阿那瓌為可汗阿那瓌立十日其族兄示發帥眾數萬擊之阿那瓌戰敗與其弟乙居伐輕騎奔魏示發殺候呂陵氏及阿那瓌二弟魏清河王懌死汝南王悅了無恨元義之意以桑落酒候之盡其私佞义大喜冬十月乙卯以悅為侍中太尉悅就懌子亶求懌服玩不時稱旨杖亶百下幾死柔然可汗阿那瓌將至魏魏主使司空兆王繼侍中崔光等相次迎之賜勞甚厚魏主引見阿那瓌於顯陽殿因置宴置阿那瓌位於親王之下宴將罷阿那瓌執啓立於座後詔引至御座前阿那瓌

再拜言曰臣以家難輕來詣闕本國臣民皆已逃散陛下恩隆
天地乞兵送還本國誅翦叛逆收集亡散臣當統帥遺民奉事
陛下言不能盡別有啓陳仍以啓授中書舍人常景以聞景爽
之孫也十一月己亥魏立阿那瓌爲朔方公蠕蠕王賜以衣服
輜車祿恤儀衛一如親王時魏方彊盛於洛水橋南御道東作
四館道西立四里有自江南來降者處之金陵館三年之後賜
宅於歸正里自北夷降者處燕然館賜宅於歸德里自東夷降
者處扶桑館賜宅於慕化里自西夷降者處崦嵫館賜宅於慕
義里及阿那瓌入朝以燕然館處之阿那瓌屢求返國朝議異
同不決阿那瓌以金百斤賂元義遂聽北歸十二月壬子魏敕
懷朔都督簡銳騎二千護送阿那瓌達境首觀機招納若彼迎
候空賜繒帛車馬禮餞而返如不容受聽還闕庭其行裝資遣

付尚書量給 辛酉魏以京兆王繼爲司徒 魏遣使者劉善

明來聘始復通好

二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 置孤獨園於建康以收養窮民

戊子大赦 魏南秦州氐反 魏發近郡兵萬五千人使懷

朔鎮將楊鈞將之送柔然可汗阿那瓌返國尚書右丞張普惠

上疏以爲蠕蠕久爲邊患今茲天降喪亂荼毒其心蓋欲使之

知有道之可樂革面稽首以奉大魏也陛下宜安民恭己以悅

服其心阿那瓌束身歸命撫之可也乃更先自勞擾興師郊甸

之內投諸荒裔之外救累世之勅敵資天亡之醜虜臣愚未見

其可也此乃邊將貪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凶器王者不得已

而用之況今旱暵方甚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爲將

而欲定蠕蠕干時而動其可濟乎脫有顛覆之變楊鈞之肉其

足食乎宰輔專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
且阿那瓌之不還負何信義臣賤不及議文書所過不敢不陳
弗聽阿那瓌辭於西堂詔賜以軍器衣被雜采糧畜事事優厚
命侍中崔光等勞遣於外郭阿那瓌之南奔也其從父兄婆羅
門帥衆數萬入討示發破之示發奔地豆干地豆干殺之國人
推婆羅門爲彌偶可社句可汗楊鈞表稱柔然已立君長恐未
肯以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虛返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
無以送其入北二月魏人使舊嘗奉使柔然者牒云具仁往諭
婆羅門使迎阿那瓌 辛丑上祀明堂 庚戌魏使假撫軍將
軍邴虬討南秦氏 魏元義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右衛將軍奚
康生預其謀義以康生爲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使之領左右
康生子難當娶侍中左衛將軍侯剛女剛子义之妹夫也又以

康生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禁中時或迭出以難當爲
千牛備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又稍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
微懼不安甲午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康
生乃爲力士儻及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
爲執殺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
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必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
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誰羣臣莫敢應太后自起援帝臂
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帝前入閣左右競相排閣不得開
康生奪難當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帝旣升宣光殿左
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爲乂所執鎖於門
下光祿勳賈粲給太后曰侍宮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
信之適下殿粲即扶帝出東序前御顯陽殿還閉太后於宣光

殿至晚又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
其事處康生斬刑難當絞刑又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
奏難當恕死從流難當哭辭父康生慷慨不悲曰我不反死汝
何哭也時已昏闇有司驅康生赴市斬之尚食典御奚混與康
生同執刀入內亦坐絞難當以戾剛塔得留百餘日竟流安州
久之又使行臺盧同就殺之以劉騰爲司空八坐九卿常旦造
騰宅參其顏色然後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
視貨多少舟車之利山澤之饒所在摧固刻剝六鎮交通互市
歲入利息以巨萬萬計逼奪鄰舍以廣其居遠近苦之京兆王
繼自以父子權位太盛固請以司徒讓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崔光夏四月庚子以繼爲大保侍中如故繼固辭不許壬寅以
崔光爲司徒侍中祭酒著作如故魏牒云具仁至柔然波羅

門殊驕慢無遜避心責具仁禮愍具仁不屈婆羅門乃遣大臣
丘升頭等將兵二千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還鎮具道其
狀阿那瓌懼不敢進上表請還洛陽 辛巳魏南荊州刺史桓
叔興據所部來降六月丁卯義州刺史文僧明邊城太守田守
德擁所部降魏皆蠻酋也魏以僧明為西豫州刺史守德為義
州刺史 癸卯琬琰殿火延燒後宮三千間 秋七月丁酉以
大匠卿裴邃為信武將軍假督衆軍討義州破魏義州刺史封
壽於檀公峴遂圍其城壽請降復取義州魏以尚書左丞張普
惠為行臺將兵救之不及以裴邃為豫州刺史鎮合肥邃欲襲
壽陽陰結壽陽民李瓜花等為內應邃已勒兵為期日恐魏覺
之先移魏揚州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脩白捺故城若
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

信還揚州刺史長孫稚謀於僚佐皆曰此無脩白捺之意宜以
實報之錄事參軍楊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好狡數今集
兵遣移恐有它意稚大寤曰錄事可亟作移報之侃報移曰彼
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構白捺佗人有心子忖度之勿謂秦
無人也邃得移以為魏人已覺即散其兵瓜花等以失期遂相
告發伏誅者十餘家稚觀之子侃播之子也 初高車王彌俄
突死其衆悉歸噉噉後數年噉噉遣彌俄突弟伊匐帥餘衆還
國伊匐擊柔然可汗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十部落詣涼州
請降於魏柔然餘衆數萬相帥迎阿那瓌阿那瓌啓稱本國大
亂姓姓別居迭相抄掠當今北人鵠望待拯乞依前恩賜給精
兵一萬送臣磧北撫定荒民詔付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袁
翻以為自國家都洛以來蠕蠕高車迭相吞噬始則蠕蠕授首

既而高車被擒今高車自奮於衰微之中克雪讎恥誠由種類
繁多終不能相滅自二虜交鬪邊境無塵數十年矣此中國之
利也今蠕蠕兩主相繼歸誠雖戎狄禽獸終無純固之節然存亡
繼絕帝王本務若弃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撫養則損我
資儲或全徙內地則非直其情不願亦恐終爲後患劉石是也
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其全滅
則高車跋扈之勢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亂而部落猶衆處處棊
布以望舊主高車雖彊未能盡服也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
居阿那瓌於東虜婆羅門於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阿那瓌所
居非所經見不敢臆度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處之西海在
酒泉之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實北虜往來之衝要土地
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將配以兵仗監護婆羅門因令屯田

以省轉輸之勞其北則臨大磧野獸所聚使蠕蠕射獵彼此相
資足以自固外以輔蠕蠕之微弱內亦防高車之畔換此安邊
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漸令北轉
徙度涑沙則是我之外藩高車勅敵西北之虞可以無慮如其
姦回返覆不過為逋逃之寇於我何損哉朝議是之九月柔然
可汗俟匿伐詣懷朔鎮請兵且迎阿那瓌俟匿伐阿那瓌之兄
也冬十月錄尚書事高陽王雍等奏懷朔鎮北吐若奚泉原野
平沃請置阿那瓌於吐若奚泉婆羅門於故西海郡令各帥部
落收集離散阿那瓌所居旣在境外宜少優遣婆羅門不得比
之其婆羅門未降以前蠕蠕歸化者宜悉令州鎮部送懷朔鎮
以付阿那瓌詔從之十一月癸丑魏侍中車騎大將軍侯剛
加儀同三司魏以東益南秦氐皆反庚辰以秦州刺史河間

王琛爲行臺以討之琛恃劉騰之勢貪暴無所畏忌大爲民所
敗中尉彈奏會赦除名尋復王爵 魏以安西將軍元洪超兼
尚書行臺詣敦煌安置柔然婆羅門

三年春正月庚子以尚書令袁昂爲中書監吳郡太守王暕爲
尚書左僕射 辛亥魏主耕籍田 魏宋雲與惠生自洛陽西

行四千里至赤嶺乃出魏境又西行再暮至乾羅國而還二月

達洛陽得佛經一百七十部 高車王伊訇遣使入貢于魏夏

四月庚辰魏以伊訇爲鎮西將軍西海郡公高車王父之伊訇

與柔然戰敗其弟越居殺伊訇自立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旣 癸巳大赦 冬十一月甲午領軍將軍始興忠武王憺卒

乙巳魏主祀園丘 初魏世宗以亥始曆浸踈命更造新曆

至是著作郎崔光表取盪寇將軍張龍祥等九家所上曆俟驗

得失合爲一曆以壬子爲元應魏之水德命曰正光曆丙午初
行正光曆大赦 十二月乙酉魏以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
元欽爲儀同三司太保京兆王繼爲太傅司徒崔光爲太保
初太子統之未生也上養臨川王宏之子正德爲子正德少羸
險上即位正德意望東宮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
正德怏怏不滿意常蓄異謀是歲正德自黃門侍郎爲輕車將
軍頃之亡奔魏自稱廢太子避禍而來魏尚書左僕射蕭寶寅
上表曰豈有伯爲天子父作楊州弃彼密親遠投它國不如殺
之由是魏人待之甚薄正德乃殺一小兒稱爲己子遠營葬地
魏人不疑明年復自魏逃歸上泣而誨之復其封爵 柔然阿
那瓌求粟爲種魏與之萬石婆羅門帥部落叛魏亡歸噉魏
以平西府長史代人費穆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將兵討之

柔然遁去穆謂諸將曰戎狄之性見敵即走乘虛復出若不使之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以步兵之羸者爲外營柔然果至奮擊大破之婆羅門爲涼州軍所擒送洛陽四年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丙午祀明堂二月乙亥耕籍田柔然大飢阿那瓌帥其衆入魏境表求賑給己亥魏以尚書左丞元孚爲行臺尚書持節撫諭柔然孚譚之孫也將行表陳便宜以爲蠕蠕久來疆大昔在代京常爲重備今天祚大魏使彼自亂亡稽首請服朝廷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宐因此時善思遠策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使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今宐略依舊事借其閑地聽其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因令防察使親不至矯詐踈不容反

叛最策之得者也魏人不從 柔然俟匿伐入朝于魏 三月
魏司空劉騰卒官官為騰義息重服者四十餘人衰經送葬者
以百數朝貴送葬者塞路滿野 夏四月魏元孚持白虎幡勞
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之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志
遂拘留孚載以輜車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為行臺甚加禮敬
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孚還有司奏孚辱命抵罪甲
申魏遣尚書令李崇左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瓌聞
之驅良民二千公私馬牛羊數十萬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不
及而還纂使鎧曹參軍于謹帥騎二千追柔然至郁對原前後
十七戰屢破之謹忠之從曾孫也性深沈有識量涉獵經史少
時屏居閭里不求仕進或勸之仕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
鼎之位須待時來纂聞其名而辟之後帥輕騎出塞覘候屬鐵

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衆騎使匿叢
薄之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部分軍衆者鐵勒望見雖疑有伏
兵自恃其衆進軍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騮鐵勒所識乃
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陳而出鐵勒以爲謹也爭逐之謹帥餘軍
擊其追騎鐵勒遂走謹因得入塞李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崇
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彊宗子弟或國之
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
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
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
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爲之奏聞
事寢不報 初元義旣幽胡太后常入直於魏主所居殿側曲
盡佞媚帝由是寵信之義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兵以自先後

時出休於千秋門外施木欄楯使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士民求見者遙對之而已其始執政之時矯情自飾以謙勤接物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既得志遂自驕愎嗜酒好色貪吝寶賄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父京兆王繼尤貪縱與其妻子各受賂遺請屬有司莫敢違者乃至郡縣小吏亦不得公選牧守令長率皆貪汙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武衛將軍于景忠之弟也謀廢之又黜為懷荒鎮將及柔然入寇鎮民請糧景不肯給鎮民不勝忿遂反執景殺之未幾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眾反殺鎮將改元真王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引兵南侵遣別帥衛可孤圍武川鎮又攻懷朔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為統軍三子為軍主以拒之魏景明之初世宗命宦者白整為高祖及文昭高后鑿二

佛龕於龍門山皆高百尺永平中劉騰復爲世宗鑿一龕至是
二十四年凡用十八萬二千餘工而未成 秋七月辛亥魏詔
見在朝官依令七十合解者可給本官半祿以終其身 九月
魏詔侍中太尉汝南王悅入居門下與丞相高陽王雍參決尚
書奏事 冬十月庚午以中書監中衛將軍秦昂爲尚書令即
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魏平恩文宣公崔光疾篤魏主親撫視
之拜其子勵爲齊州刺史爲之撤樂罷遊眺丁酉光卒帝臨哭
之慟爲減常膳光寬和樂善終日怡怡未嘗忿恚于忠元义用
事以光舊德皆尊敬之事多資決而不能救裴郭清河之死時
人比之張禹胡廣光且死薦都官尚書賈思伯爲侍講帝從思
伯受春秋思伯雖貴傾身下士或問思伯曰公何以能不驕思
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談 十一月癸未朔日

有食之甲辰尚書左僕射王暕卒 梁初唯揚荆郢江湘梁益
七州用錢交廣用金銀餘州雜以穀帛交易上乃鑄五銖錢肉
好周郭皆備別鑄無肉郭者謂之女錢民間私用古錢交易禁
之不能止乃議盡罷銅錢十二月戊午始鑄鐵錢 魏以汝南
王悅爲太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一

魏書卷一百一十五 高祖本紀 高祖皇帝 司馬光奉

勅編集

梁紀六

起開逢執徐盡癸蒙大荒落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六

普通五年春正月辛丑魏主祀南郊 三月魏以臨淮王彧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夏四月高平鎮民赫連恩等反推敕勒酋長胡琛為高平王攻高平鎮以應拔陵魏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彧於雲中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今頓兵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

通鑑一百五十一
危賊之銳氣百倍雖有良平不能為大王計矣或許為出師勝
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
潰勝父子俱為可孤所虜五月臨淮王彧與破六韓拔陵戰於
五原兵敗彧坐削除官爵安北將軍隴西李叔仁又敗於白道
賊勢日盛魏主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問之曰
今寇連恒朔逼近金陵計將安出吏部尚書元脩義請遣重臣
督軍鎮恒朔以捍寇帝曰去歲阿那瓌叛亂遣李崇北征崇上
表求改鎮為州朕以舊章難革不從其請尋崇此表開鎮戶非
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既往難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貴戚重
望器識英敏意欲還遣崇行何如僕射蕭寶暉等皆曰如此實
合羣望崇曰臣以六鎮遐僻密邇寇戎欲以慰悅彼心豈敢導
之為亂臣罪當就死陛下赦之今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

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堪軍旅願更擇賢材帝不許脩
義天賜之子也 臣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銷禍於未萌制

勝於無形魏肅宗既不能用及亂生之日曾無愧謝之言乃更
以爲崇罪彼不明之君烏可與謀哉詩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是之謂矣 壬申加崇使持節開府

儀同三司北討大都督命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安王深
皆受崇節度深嘉之子也 六月以豫州刺史裴邃督征討諸
軍事以伐魏 魏自破六韓拔陵之反二夏幽涼寇盜蜂起秦
州刺史李彥政刑殘虐在下皆怨是月城內薛珍等聚黨突入
州門擒彥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爲帥大提自稱秦王魏遣雍
州刺史元志討之初南秦州豪右楊松柏兄弟數爲寇盜刺史
博陵崔遊誘之使降引爲主簿接以辭色使說下羣臣旣而因

宴會盡收斬之由是所部莫不猜懼遊聞李彥死自知不安欲
逃去未果城民張長命韓祖香孫掩等攻遊殺之以城應大提
大提遣其黨卜胡襲高平克之殺鎮將赫連略行臺高元榮大
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置百官改元天建 丁酉魏大赦
秋七月甲寅魏遣吏部尚書元脩義兼尚書僕射為西道行臺
帥諸將討莫折念生 崔暹違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于
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
與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為重盛簡親賢
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
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太和中僕射李冲用事涼州土人悉
免廝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本
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

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即爲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官獨爲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爲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爲亂攻城掠地所過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曰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遠巡復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詔徵崔暹繫廷尉暹以女岐田園賂元叉卒得不坐 丁丑莫折念生遣其都

督楊伯年等攻仇鳩河池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伊
祥等擊破之斬首千餘級東益州本氐王楊紹先之國將佐皆
以城民勁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先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
數經行陳撫之足以爲用急之則腹背爲患乃悉召城民慰諭
之旣而漸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子建
蘭根之族兄也 魏涼州幢帥于菩提等執刺史宋穎據州反

八月庚寅徐州刺史成景雋拔魏童城

魏貞外散騎侍郎

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
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
納遲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夫颺至風舉逆者求萬一之功高
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
逃難不相顧將無灋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

心如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兩秦遂彊三輔危弱國之右臂
於斯廢矣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
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魏以苗爲統軍與別將淳
于誕俱出梁益隸魏子建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高陽王天生
將兵下隴甲午都督元志與戰於隴口志兵敗奔衆東保岐州
東西部敕勒皆叛魏附於破六韓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
陽王深之言丙申下詔諸州鎮軍貫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爲民
改鎮爲州以懷朔鎮爲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兼黃門侍郎
酈道元爲大使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
人遷洛者多爲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及六鎮叛元又乃用代來
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廷尉評代人山偉奏記稱又德美又擢
偉爲尚書二千石郎 秀容人乞伏莫于聚衆攻郡殺太守丁

西南秀容牧子萬于乞真反殺太僕卿陸延秀容酋長尔朱榮
討平之榮羽健之玄孫也其祖代勤嘗出獵部民射虎誤中其
髀代勤拔箭不復推問所部莫不感悅官至肆州刺史賜爵梁
郡公年九十餘而卒子新興立新興時畜牧尤蕃息牛羊駝馬
色別爲羣彌漫川谷不可勝數魏每出師新興輒獻馬及資糧
以助軍高祖嘉之新興老請傳爵於子榮魏朝許之榮神機明
決御衆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有大志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
勇結納豪桀於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及五原段榮太安竇
泰皆往依之顯度顯智之兄也 戊戌莫折念生遣都督竇雙
攻魏盤頭郡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竇念祖擊破之 九月
戊申成景雋拔魏睢陵戊午北兖州刺史趙景悅圍荆山裴邃
帥騎三千襲壽陽壬戌夜斬關而入克其外郭魏揚州刺史長

孫稚禦之一日九戰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遂引兵還別將擊
魏淮陽魏使行臺酈道元都督河間王琛救壽陽安樂王鑒救
淮陽鑒詮之子也 魏西道行臺元脩義得風疾不能治軍壬
申魏以尚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寅為西道行臺大都督帥諸將
討莫折念生 宋穎密求救於吐谷渾王伏連籌伏連籌自將
救涼州于菩提弃城走追斬之城民趙天安等復推宋穎為刺
史 河間王琛軍至西硤石解渦陽圍復荆山成青冀二州刺
史王神念與戰為琛所敗冬十月戊寅裴邃元樹攻魏建陵城
克之辛巳拔曲木掃虜將軍彭寶孫拔琅邪 魏營州城民劉
安定就德興執刺史李仲遵據城反城民王惡兒斬安定以降
德興東走自稱燕王 胡琛遣其將宿勤明達寇豳夏北華三
州壬午魏遣都督北海王顥帥諸將討之顥詳之子也 甲申

彭寶孫拔檀丘辛卯裴邃拔狄城丙申又拔甓城進屯黎漿壬寅魏東海太守韋敬欣以司吾城降定遠將軍曹世宗拔曲陽甲辰又拔秦墟魏守將多弃城走魏使黃門侍郎盧同持節詣營州慰勞就德興降而復反詔以同爲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同屢爲德興所敗而還魏朔方胡反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城中食盡煮馬皮而食之衆無貳心子雍欲自出求糧留其子延伯守統萬將佐皆曰今四方離叛糧盡援絕不若父子俱去子雍泣曰吾世荷國恩當畢命此城但無食可守故欲往東州爲諸君營數月之食若幸而得之保全必矣乃帥羸弱詣東夏州運糧延伯與將佐哭而送之子雍行數日胡帥曹阿各拔邀擊擒之子雍潛遣人齎書救城中努力固守闔城憂懼延伯諭之曰吾父吉凶不可知方寸焦爛但奉命守城所爲者重不敢

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是衆感其義莫不奮勵子雍雖被擒胡人常以民禮事之子雍爲陳禍福勸阿各拔降會阿各拔卒其弟桑生竟帥其衆隨子雍降子雍見行臺北海王顥具陳諸賊可滅之狀顥給子雍兵令其先驅時東夏州闔境皆反所在屯結子雍轉鬪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遂平東夏州徵稅粟以饋統萬二夏由是獲全子雍懷之子也魏廣陽王深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恒州諸要更爲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危矣當留一人鎮之誰可者衆舉費穆崇乃請穆爲朔州刺史賀拔度拔父子及武川宇文肱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衛可孤殺之度拔尋與鐵勒戰死肱逸豆歸之玄孫也李崇引國子博

士祖瑩爲長史廣陽王深奏瑩詐增首級盜沒軍資瑩坐除名
崇亦免官削爵徵還深專摠軍政 莫折天生進攻魏岷州十
一月戊申陷之執都督元志及刺史裴芬之送莫折念生殺之
念生又使卜胡等寇涇州敗光祿大夫薛巒於平涼東巒安都
之孫也 丙辰彭寶孫拔魏東莞壬戌裴邃攻壽陽之安城丙
寅馬頭安城皆降 高平人攻殺卜胡共迎胡琛 魏以黃門
侍郎楊昱兼侍中持節監北海王顥軍以救豳州豳州圍解蜀
賊張映龍姜神達攻雍州雍州刺史元脩義請援一日一夜書
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長安關中基本若長安不
守大軍自然瓦解留此何益遂與叔仁進擊之斬神達餘黨散
走 十二月戊寅魏荆山降 壬辰魏以京兆王繼爲太師大
將軍都督西道諸軍以討莫折念生 乙巳武勇將軍李國興

攻魏平靜關辛丑信威長史楊乾攻武陽關壬寅攻峴關皆克
之國興進圍郢州魏郢州刺史裴詢與蠻酋西郢州刺史田朴
特相表裏以拒之圍城近百日魏援軍至國興引還詢駿之孫
也魏汾州諸胡反以章武王融爲大都督將兵討之魏魏
子建招諭南秦諸氏稍稍降附遂復六郡十二戍斬賊帥韓祖
香魏以子建兼尚書爲行臺刺史如故梁巴二益二秦諸州皆
受節度莫折念生遣兵攻涼州城民趙天安復執刺史以應
之是歲侍中太子詹事周捨坐事免散騎常侍錢唐朱异代
掌機密軍旅謀議方鎮改易朝儀詔敕皆典之异好文義多藝
能精力敏贍上以是在之六年春正月丙午雍州刺史晉安
王綱遣安北長史柳渾破魏南鄉郡司馬董當門破魏晉城庚
戌又破馬圈彫陽二城辛亥上祀南郊大赦魏徐州刺史

元灋僧素附元乂見乂驕恣恐禍及己遂謀反魏遣中書舍人
張文伯至彭城灋僧謂曰吾欲與汝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
曰我寧死見文陵松柏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灋僧殺之庚
申灋僧殺行臺高諒稱帝改元天啓立諸子爲王魏發兵擊之
灋僧乃遣其子景仲來降安東長史元顯和麗之子也舉兵與
灋僧戰灋僧擒之執其手命使共坐顯和不肯曰與翁皆出皇
家一朝以地外叛獨不畏良史乎灋僧猶欲慰諭之顯和曰我
寧死爲忠鬼不能生爲叛臣乃殺之上使散騎常侍朱异使於
灋僧以宣城太守元略爲大都督與將軍義興陳慶之胡龍牙
成景雋等將兵應接莫折天生軍於黑水兵勢甚盛魏以岐
州刺史崔延伯爲征西將軍西道都督帥衆五萬討之延伯與
行臺蕭寶寅軍于馬嵬延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延伯曰明

晨爲公參賊勇怯乃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整陳進向天生營
寶寅軍於水東遙爲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脅之徐引
兵還天生見延伯衆少開營爭逐之其衆多於延伯十倍蹙延
伯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爲後殿不與之戰使其衆先
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須臾渡畢延伯徐渡天生之衆亦
引還寶寅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
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癸亥延伯勒兵出寶寅與軍繼其後
天生悉衆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
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隴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
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進寶寅破宛川俘其民以爲奴
婢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彊寇
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柰何助賊爲

虐翦以爲賤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之 己巳裴邃拔魏新蔡
郡詔侍中領軍將軍西昌侯淵藻將衆前驅南兗州刺史豫章
王綜與諸將繼進癸酉裴邃拔鄭城汝潁之間所在響應魏河
間王琛等憚邃威名軍於城父累月不進魏朝遣廷尉少卿崔
孝芬持節齎齋庫刀以趣之孝芬挺之子也琛至壽陽欲出兵
決戰長孫稚以爲久雨未可出琛不聽引兵五萬出城擊邃邃
爲四甄以待之使直閣將軍李祖忻先挑戰而僞退稚琛悉衆
追之四甄競發魏師大敗斬首萬餘級琛走入城稚勒兵而殿
遂閉門自固不敢復出 魏安樂王鑿將兵討元灋僧擊元略
於彭城南略大敗與數十騎走入城鑿不設備灋僧出擊大破
之鑿單騎奔歸將軍王希暉拔魏南陽平執太守薛曇尚曇尚
虎子之子也甲戌以灋僧爲司空封始安郡公魏以安豐王延

明爲東道行臺臨淮王或爲都督以擊彭城 魏以京兆王繼

爲太尉 二月乙未趙景悅拔魏龍元 初魏劉騰旣卒胡太

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義亦自寬時出遊於外留連不返

其所親諫義不納太后察知之去秋太后對帝謂羣臣曰今隔

絕我母子不聽往來復何用我爲我當出家脩道於嵩山閑居

寺耳因欲自下髮帝及羣臣叩頭泣涕殷勤苦請太后聲色愈

厲帝乃宿於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黜义然帝深匿形

迹太后有忿恚欲得往來顯陽之言皆以告义又對义派涕敘

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日有數四义殊不以爲疑乃勸帝從太

后所欲於是太后數御顯陽殿二宮無復禁礙义舉元灑僧爲

徐州灑僧反太后數以爲言义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

义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帝遊洛水雍邀二宮幸其第日晏

帝與太后至雍內室從者皆不得入遂相與定圖弑之計於是
太后謂弑曰元郎若忠於朝廷無反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
輔政弑甚懼免冠求解領軍乃以弑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 戊戌魏大赦 壬辰莫折念生遣
都督楊鮮等攻仇池郡行臺魏子建擊破之 三月己酉上幸
白下城履行六軍頓所乙丑命豫章王綜權頓彭城摠督衆軍
并攝徐州府事己巳以元灋僧之子景隆爲衡州刺史景仲爲
廣州刺史上召灋僧及元略還建康灋僧驅彭城吏民萬餘人
南渡灋僧至建康上寵待甚厚元略惡其爲人與之言未嘗笑
魏詔京兆王繼班師 北涼州刺史錫休儒等自魏興侵魏
梁州攻直城魏梁州刺史傅賢眼遣其子斯紹擊之休儒等敗
還 柔然王阿那瓌爲魏討破六韓拔陵魏遣牒云具仁齎雜

物勞賜之阿那瓌勒衆十萬自武川西向沃野屢破拔陵兵夏
四月魏主復遣中書舍人馮雋勞賜阿那瓌阿那瓌部落浸疆
自稱敕連頭兵豆伐可汗 魏元義雖解兵權猶摠任內外殊
不自意有廢黜之理胡太后意猶豫未決侍中穆紹勸太后速
去之紹亮之子也潘嬪有寵於魏主宦官張景嵩說之云義欲
害嬪嬪泣訴於帝曰義非獨欲殺妾又將不利於陛下帝信之
因義出宿解義侍中明旦義將入宮門者不納辛卯太后復臨
朝攝政下詔追削劉騰官爵除又名爲民清河國郎中令韓子
熙上書爲清河王懌訟寃乞誅元義等曰昔趙高柄秦令關東
鼎沸今元義專魏使四方雲擾開逆之端起於宋維成禍之末
良由劉騰宜梟首洿宮斬骸沈族以明其罪太后命發劉騰之
墓露散其骨籍没家貲盡殺其養子以子熙爲中書舍人子熙

麒麟之孫也初宋維父弁常曰維性踈險必敗吾家李崇郭祚游肇亦曰伯緒凶踈終傾宋氏若得殺身幸矣維阿附元義超遷至洛州刺史至是除名尋賜死義之解領軍也太后以義黨與尚彊未可猝制乃以侯剛代義爲領軍以安其意尋出剛爲冀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未至州黜爲征虜將軍卒於家太后欲殺賈粲以義黨多恐驚動內外乃出粲爲濟州刺史尋追殺之籍沒其家唯義以妹夫未忍行誅先是給事黃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義意出爲齊州刺史太后徵還爲侍中侍坐於太后義妻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柰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義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冤憤太后嘿然順澄之子也它日太后從容謂侍臣曰劉騰元義昔邀朕求鐵券冀得不死朕賴不與韓子熙曰事關生殺豈繫鐵券且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太

后憮然未幾有告义及弟爪謀誘六鎮降戶反於定州又拓魯陽諸蠻侵擾伊闕欲爲內應得其手書太后猶未忍殺之羣臣固執不已魏主亦以爲言太后乃從之賜义及弟爪死於家猶贈义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江陽王繼廢於家病卒前幽州刺史盧同坐义黨除名太后頗事雜飾數出遊幸元順面諫曰禮婦人夫没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采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脩飾過甚何以儀刑後世太后慙而還宮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邪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取臣之一言乎順與穆紹同直順因醉入其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至連職事縱卿方進用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諭久之乃起初鄭羲之兄孫儼爲司徒胡國珍行參軍私得幸於太后人未之知蕭寶寅西

討以儼爲開府屬太后再攝政儼請奉使還朝太后留之拜諫
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嘗食典御晝夜禁中每休沐太后常遣官
者隨之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中書舍人樂安徐紇粗有
文學先以諂事趙脩坐徙抱罕後還復除中書舍人又諂事清
河王懌懌死出爲鴈門太守還洛復諂事元乂乂敗太后以紇
爲懌所厚復召爲中書舍人紇又諂事鄭儼儼以紇有智數仗
爲謀主紇以儼有內寵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號爲徐
鄭儼累遷至中書令車騎將軍紇累遷至給事黃門侍郎仍領
舍人摠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令莫不由之紇有機辯彊力
終日治事略無休息不以爲勞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或行或
卧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然無經國大體專好小數見
人矯爲恭謹遠近輻湊附之給事黃門侍郎袁翻李神軌皆領

中書舍人爲太后所信任時人云神軌亦得幸於太后衆莫能明也神軌求婚於散騎常侍盧義僖義僖不許黃門侍郎王誦謂義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衆男卿豈易之邪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爲此耳從之恐禍大而速誦乃堅握義僖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女遂適他族臨婚之夕太后遣中使宣敕傳之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神軌崇之子義僖度世之孫也 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魏涇州將軍盧祖遷伊甕生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旣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醜奴軍於安定西北七里時以輕騎挑戰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特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議爲先驅擊之別造大盾內爲鎖柱使壯士負而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自安定北緣原北上將戰有

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且乞緩師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宿勤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競下覆背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逐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伯軍雜步卒戰久疲乏賊乘間得入排城延伯遂大敗死傷近二萬人寶寅收衆退保安定延伯自恥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七里結營壬辰不告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其數柵賊見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流矢卒士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失驍將朝野爲之憂恐於是賊勢愈盛而羣臣自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求悅媚由是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五月夷陵烈侯裴邃卒邃沈深有思略爲政寬明將吏愛而憚之壬子以中護軍夏侯亶督壽陽諸軍事馳驛代邃益州刺史臨汝侯淵猷遣其將樊文熾蕭世澄等將兵

圍魏益州長史和安於小劔魏益州刺史邴虬遣統軍河南胡小虎崔珍寶將兵救之文熾襲破其柵皆擒之使小虎於城下說和安令早降小虎遥謂安曰我柵失備爲賊所擒觀其兵力殊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傅梁州援兵已至語未終軍士以刀毆殺之西南道軍司溥于誕引兵救小劔文熾置柵於龍鬚山上以防歸路戊辰誕密募壯士夜登山燒其柵梁軍望見歸路絕皆恟懼誕乘而擊之文熾大敗僅以身免虜卅澄等將吏十一人斬獲萬計魏子建以卅澄購胡小虎之尸得而葬之

魏魏昌武康伯李崇卒 初帝納齊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七月而生豫章王綜宮中多疑之及淑媛寵衰怨望密謂綜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皇子然汝太子次第幸保富貴勿卅也與綜相抱而泣綜由是自疑晝則談謔如常夜則於靜室閉戶披髮

席藁私於別室祭齊氏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太宗陵聞俗
說割血瀝骨滲則爲父子遂潛發東昏塚冢并自殺一男試之
皆驗由是常懷異志專伺時變綜有勇力能手制奔馬輕財好
士唯留附身故衣餘皆分施恒致罄乏屢上便宜求爲邊任上
未之許常於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
里王侯妃主及外人皆知其志而上性嚴重人莫敢言又使通
問於蕭寶寅謂之叔父爲南充州刺史不見賓客辭訟隔簾聽
之出則垂帷於輿惡人識其面及在彭城魏安豐王延明臨淮
王彧將兵二萬逼彭城勝負久未決上慮綜敗沒敕綜引軍還
綜恐南歸不復得至北邊乃密遣人送降款於彧魏人皆不之
信彧募人入綜軍驗其虛實無敢行者殿中侍御史濟陰鹿愈
爲彧監軍請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何惜一夫

時兩敵相對內外嚴固愈單騎間出徑趣彭城爲綜軍所執問其來狀愈曰臨淮王使我來欲有交易耳時元略已南還綜聞之謂成景雋等曰我常疑元略規欲反城將驗其虛實故遣左右爲略使入魏軍中呼彼一人今其人果來可遣人詐爲略有疾在深室呼至戶外令人傳言謝之綜又遣腹心安定梁話迎愈密以意狀語之愈薄暮入城先引見胡龍牙龍牙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遣呼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愈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得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又引見成景雋景雋與坐謂曰卿不爲刺客邪愈曰今者奉使欲返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景雋爲設飲食乃引至一所詐令一人自室中出爲元略致意曰我昔有以南向且遣相呼欲聞鄉事晚來疾作不獲相見愈曰早奉音旨冒

險祗赴不得瞻見內懷反側遂辭退諸將競問魏士馬多少恂
盛陳有勁兵數十萬諸將相謂曰此華辭耳恂曰崇朝可驗何
華之有乃遣恂還景雋送之於戲馬臺北望城壘謂曰險固如
此豈魏所能取恂曰攻守在人何論險固恂還於路復與梁話
申固盟約六月庚辰綜與梁話及淮陰苗文寵夜出步投彀軍
及旦齋內諸閣猶閉不開衆莫知所以唯見城外魏軍呼曰汝
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汝尚何爲城中求王不獲軍遂大
潰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梁兵復取諸城至宿預而還將佐士
卒死沒者什七八唯陳慶之帥所部得還上聞之驚駭有司奏
削綜爵土絕屬籍更其子直姓悖氏未旬日詔復屬籍封直爲
永新侯西豐侯正德自魏還志行無悛多聚亡命夜剽掠殺人
於道以輕車將軍從綜北伐弃軍輒還上積其前後罪惡免官

削爵徙臨海未至追赦之綜至洛陽見魏主還就館爲齊東昏
侯舉哀服斬衰三年太后以下並就館弔之賞賜禮遇甚厚拜
司空封高平郡公丹楊王更名贇以苗文寵梁話皆爲光祿大
夫封鹿念爲定陶縣子除負外散騎常侍綜長史濟陽江革司
馬范陽祖暉之皆爲魏所虜安豐王延明聞其才名厚遇之革
稱足疾不拜延明使暉之作歌器漏刻銘革唾罵暉之曰卿荷
國厚恩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令革作大小寺碑祭
彭祖文革辭不爲延明將筆之革厲色曰江革行年六十今日
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
僅全其生而已上密召夏侯竄還使休兵合肥俟淮堰成復進
癸未魏大赦改元孝昌 破六韓拔陵圍魏廣陽王深於五
原軍主賀拔勝募二百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深

拔軍向朔州勝常為殿雲州刺史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時
北境州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獨存久之道路阻絕援軍不至糧
仗俱盡穆弃城南奔爾朱榮於秀容既而詣闕請罪詔原之長
流參軍于謹言於唐陽王深曰今寇盜蠶起未易專用武力勝
也謹請奉大王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深許之謹兼
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
勒酋長也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深欲引兵至折敷嶺
迎之謹曰破六韓拔陵兵勢甚盛聞也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
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也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
必可破也深從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也列河盡俘其衆伏兵發
拔陵大敗復得也列河之衆而還柔然頭兵可汗大破破六韓
拔陵斬其將孔雀等拔陵避柔然南徙渡河將軍李叔仁以拔

陵稍逼求援於廣陽王深深帥衆赴之賊前後降附者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恒州北列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賚息其亂心魏朝不從詔黃門侍郎楊置分處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北輩復爲乞活矣 秋七月壬戌大赦 八月魏柔玄鎮民杜洛周聚衆反於上谷改元真王攻沒郡縣高歡蔡儁尉景及段榮安定彭樂皆從之洛周圍魏燕州刺史博陵崔秉九月丙辰魏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元譚討之景爽之孫也自盧龍塞至軍都關皆置兵守險譚屯居庸關 冬十月吐谷渾遣兵擊趙天安天安降涼州復爲魏平西將軍高徽奉使囑噠還至枹罕會河州刺史元祚卒前刺史梁釗之子景進引莫折念生兵圍其城長史元永等推徽行州事勒兵固守景進亦自行州事徽請兵於吐谷渾吐谷

渾救之景進敗走徽胡之孫也

魏方有事西北二荆西郢羣

蠻皆反斷三鵝路殺都督寇掠北至襄城汝水有冉氏向氏田氏種落最盛其餘大者萬家小者千室各稱王戾屯據險要道路不通十二月壬午魏主下詔曰朕將親御六師掃蕩逋穢今先討荆蠻疆理南服時羣蠻引梁將曹義宗等圍魏荆州魏都督崔暹將兵數萬救之至魯陽不敢進魏更以臨淮王彧為征南大將軍將兵討魯陽蠻司空長史辛雄為行臺左丞東趣葉城別遣征虜將軍裴衍恒農太守京兆王罷將兵一萬自武關出通三鵝路以救荆州衍等未至彧軍已屯汝上州郡被蠻寇者爭來請救彧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辛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眾已集蠻左唐突撓亂近畿王秉麾閫外見可而進何論別道彧恐後有得失之責邀雄符下雄以羣蠻聞魏主將自出心

必震動可乘勢破也遂符或軍令速赴擊羣蠻聞之果散走魏
主欲自出討賊中書令袁翻諫而止辛雄自軍中上疏曰凡人
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
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
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踈貴賤勇怯賢愚聞
鍾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慰久生而樂速
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亂常已歷數
年凡在戎役數十萬人扞禦三方敗多勝少跡其所由皆不明
賞罰之故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勲歷稔不決
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使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懼進而
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
不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

賊必息矣疏奏不省曹義宗等取魏順陽馬圈與裴衍等戰於
浙陽義宗等敗退衍等復取順陽進圍馬圈洛州刺史董紹以
馬圈城堅衍等糧少上書言其必敗未幾義宗擊衍等破之復
取順陽魏以王羆爲荊州刺史 邵陵王綸攝南徐州事在州
喜怒不恒肆行非禮遨遊市里問賣鮠者曰刺史何如對言躁
虐綸怒令吞鮠而死百姓惶駭道路以目嘗逢喪車奪孝子服
而著之匍匐號叫箠帥懼罪密以聞上始嚴責綸不能改於是
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上者加以袞冕置之高
坐朝以爲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剝褫捶之於庭又作新棺貯司
馬崔會意以輜車挽歌爲送葬之禮使媪乘車悲號會意不能
堪輕騎還都以聞上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於獄賜盡太子
統流涕固諫得免戊子免綸官削爵土 魏山胡劉彞外反自

稱天子置百官 初敕勒酋長斛律金事懷朔鎮將楊鈞爲軍
主行兵用匈奴灋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及破六韓
拔陵反金擁衆歸之拔陵署金爲王旣而知拔陵終無所成乃
詣雲州降仍稍引其衆南出黃瓜堆爲杜洛周所破脫身歸爾
朱榮榮以爲別將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七

端嚴學兼翰侍讀學朝繁謙議纂集賢館撰撰書室書室書室在國河郡國

優優齊魯封陸值賜鑿魚袋臣司馬 光奉 勅編集

梁紀七 起承北乾祥盡強 圍協洽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七

普通七年春正月辛丑朔大赦 壬子魏以汝南王悅

領太尉 魏安州石離穴城斛鹽三戌兵反應杜洛周

衆合二萬洛周自松岍赴之行臺常景使別將崔仲哲

屯軍都關以邀之仲哲戰沒元譚軍夜潰魏以別將李

琚代譚為都督仲哲秉之子也 初魏廣陽王深通於

城陽王徽之妃徽為尚書令為胡太后所信任會恒州

人請深爲刺史徽言深心不可測及杜洛周反五原降
戶在恒州者謀奉深爲主深懼上書求還洛陽魏以左
衛將軍楊津代深爲北道大都督詔深爲吏部尚書徽
長壽之孫也五原降戶鮮于脩禮等帥北鎮流民反於
定州之左城改元魯興引兵向州城州兵禦之不利楊
津至靈丘聞定州危迫引兵救之入據州城脩禮至津
欲出擊之長史許被不聽津手劔擊之被走得免津開
門出戰斬首數百賊退人心少安詔尋以津爲定州刺
史兼北道行臺魏以揚州刺史長孫稚爲大都督北討
諸軍事與河間王琛共討脩禮 二月甲戌北伐衆軍
解嚴 魏西部敕勒斛律洛陽反於桑乾西與費也頭

牧子相連結三月甲寅游擊將軍爾朱榮擊破洛陽於
深井牧子於河西夏四月乙酉臨川靖惠王宏卒
魏大赦癸巳魏以侍中車騎大將軍城陽王徽爲儀
同三司徽與給事黃門侍郎徐紇共毀侍中元順於太
后出爲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遊園紇侍側順
指之謂太后曰此魏之宰馱魏國不亡此終不死紇脅
肩而出順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才正堪供几案之用
豈應汗辱門下戮我彝倫因振衣而起太后默然魏
朔州城民鮮于阿胡等據城反杜洛周南出鈔掠薊
城魏常景遣統軍梁仲禮擊破之丁未都督李瑁與洛
周戰於薊城之比敗沒常景帥衆拒之洛周引還上谷

長孫稚行至鄴詔解大都督以河間王琛代之稚上
言鄴與琛同在淮南琛敗臣全遂成私隙今難以受其
節度魏朝不聽前至呼沱稚未欲戰琛不從鮮于脩禮
邀擊稚於五鹿琛不赴救稚軍大敗稚琛並坐除名

五月丁未魏主下詔將北討內外戒嚴旣而不行 衡

州刺史元略自至江南晨夕哭泣常如居喪及魏元義
死胡太后欲召之知略因刁雙獲免徵雙爲光祿大夫
遣江革祖暉之南還以求略上備禮遣之寵贈甚厚略
始濟淮魏拜略爲侍中賜爵義陽王以司馬始賓爲給
事中栗法光爲本縣令刁昌爲東平太守刁雙爲西兗
州刺史凡略所過一飧一宿皆賞之 魏以丞相高陽

王雍爲大司馬復以廣陽王深爲大都督討鮮于脩禮
章武王融爲左都督裴衍爲右都督並受深節度深以
其子自隨城陽王徽言於太后曰廣陽王攜其愛子握
兵在外將有異志乃敕融衍潛爲之備融衍以敕示深
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太后使問其故對曰徽銜臣
次骨臣䟽遠在外徽之構臣無所不爲自徽執政以來
臣所表請多不從允徽非但害臣而已從臣將士有勲
勞者皆見排抑不得比它軍仍深被憎嫉或因其有罪
加以深文至於殊死以是從臣行者莫不悚懼有言臣
善者視之如仇讎言臣惡者待之如親戚徽居中用事
朝夕欲陷臣於不測之誅臣何以自安陛下若使徽出

臨外州臣無內顧之憂庶可以畢命賊庭展其中忠力太
后不聽徽與中書舍人鄭儼等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內
實忌克賞罰任情魏政由是愈亂 戊申魏燕州刺史
崔秉帥衆奔城奔定州 乙丑魏以安西將軍宗正珍
孫爲都督討汾州反胡 六月魏絳蜀陳雙熾聚衆反
自號始建王魏以假鎮西將軍長孫稚爲討蜀都督別
將河東薛脩義輕騎詣雙熾壘下曉以利害雙熾即降
詔以脩義爲龍門鎮將 丙子魏徙義陽王略爲東平
王頃之遷大將軍尚書令爲胡太后所委任與城陽王
徽相埒然徐鄭用事略亦不敢違也 杜洛周遣都督
王曹紇直等將兵掠薊南秋七月丙午行臺常景遣都

督于榮等擊之於栗園大破之斬曹紇真及將卒三千
餘級洛周帥衆南趨范陽景與榮等又破之 魏僕射
元纂以行臺鎮怕州鮮于阿胡擁朔州流民寇怕州戊
申陷平城纂奔冀州 上聞淮堰水盛壽陽城幾沒復
遣郢州刺史元樹等自北道攻黎漿豫州刺史夏彥亶
等自南道攻壽陽 八月癸巳賊帥元洪業斬鮮于脩
禮請降于魏賊黨葛榮復殺洪業自立 魏安北將軍
都督怕朔討虜諸軍事爾朱榮過肆州肆州刺史尉慶
賓忌之據城不出榮怒舉兵襲肆州執慶賓還秀安署
其從叔羽生爲刺史魏朝不能制初賀拔允及弟勝岳
從元纂在怕州平城之陷也允兄弟相失岳奔爾朱榮

勝奔肆州榮克肆州得勝大喜曰得卿兄弟天下不足
平也以爲別將軍中大事多與之謀 九月己酉鄱陽
忠烈王恢卒 葛榮旣得杜洛周之衆北趣瀛州魏廣
陽忠武王深自交津引兵躡之辛亥榮至白牛邏輕騎
掩擊章武莊武王融殺之榮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
安深聞融敗停軍不進侍中元晏宣言於太后曰廣陽
王盤桓不進坐圖非望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爲其謀主
風塵之際恐非陛下之純臣也太后深然之詔榜尚書
省門募能獲謹者有重賞謹聞之謂深曰今女主臨朝
信用讒佞苟不明白殿下素心恐禍至無日謹請束身
詣闕歸罪有司遂徑詣榜下自稱于謹有司以聞太后

引見大怒謹備論深忠款兼陳停軍之狀太后意解遂捨之深引軍還趣定州定州刺史楊津亦疑深有異志深聞之止於州南佛寺經二日深召都督毛謚等數人交臂爲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謚愈疑之密告津云深謀不軌津遣謚討深深走出謚呼噪逐深深與左右間行至博陵界逢葛榮遊騎劫之詣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立惡之遂殺深城陽王徽誣深降賊錄其妻子深府佐宋遊道爲之訴理乃得釋遊道繇之玄孫也

甲申魏行臺常景破杜洛周斬其武川王賀拔文興等捕虜四百人

就德興陷魏平州殺刺史王買奴

天

水民呂伯度本莫折念生之黨也後更據顯親以拒念

生已而不勝亡歸胡琛琛以爲大都督秦王資以士馬使擊念生伯度屢破念生軍復據顯親乃叛琛東引魏軍念生窘迫乞降於蕭寶寅寶寅使行臺左丞崔士和據秦州魏以伯度爲涇州刺史封平秦郡公大都督元脩義停軍隴口久不進念生復反執士和送胡琛於道殺之久之伯度爲万俟醜奴所殺賊勢益盛寶寅不能制胡琛與莫折念生交通事破六韓拔陵浸慢拔陵遣其臣費律至高平誘琛斬之醜奴盡并其衆 冬十一月庚辰大赦 丁貴嬪卒太子水漿不入口上使謂之曰毀不減性況我在邪乃進粥數合太子體素肥壯嘗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 夏侯莫等軍入魏境所向皆

下辛巳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宣猛將軍陳慶之
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口丁亥縱
李憲還魏復以壽陽爲豫州改合肥爲南豫州以夏侯
亶爲豫南豫二州刺史壽陽父雁兵革民多流散亶輕
刑薄賦務農省役湏之民戶充復 杜洛周圍范陽戊
戌民執魏幽州刺史王延年行臺常景送洛周開門納
之 魏齊州平原民劉樹等反攻陷郡縣頻敗州軍刺
史元欣以平原房士達爲將討平之 曹義宗據穰城
以逼新野魏遣都督魏承祖及尚書左丞南道行臺辛
纂救之義宗戰不利不敢進纂雄之從父兄也 魏盜
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

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
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夷夏之民相聚爲
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
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儻
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清官選補之法
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三載黜
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
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彊暴自息矣不聽

大通元年春正月乙丑以尚書左僕射徐勉爲僕射

辛未上祀南郊 甲戌魏以司空皇甫度爲司徒儀同

三司蕭寶寅爲司空 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鄆州以

北道行臺博陵崔楷爲刺史楷表稱州今新立尺刃斗糧皆所未有乞資以兵糧詔付外量聞竟無所給或勸楷留家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減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旣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彊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辛未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遂圍冀州魏蕭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秦賊擊之寶寅大敗於涇州收散兵萬餘人屯道遙園東秦州刺史潘義淵

以汧城降賊莫折念生進逼岐州城人執刺史魏蘭根
應之幽州刺史畢祖暉戰没行臺羊深奔城走北海王
顥軍亦敗賊帥胡引祖據北華州叱干麒麟據幽州以
應天生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
以拒守詔加椿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關西
諸將北地功曹毛鴻賓引賊抄掠謂北雍州錄事參軍
楊侃將兵三千掩擊之鴻賓懼請討賊自効遂擒送宿
勤烏過仁烏過仁者明達之兄子也莫折天生乘勝寇
雍州蕭寶寅部將羊侃隱身塹中射之應弦而斃其衆
遂潰侃祉之子也 魏右民郎陽平路思令上疏以爲
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

則三河方爲戰地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疆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幣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勸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 戊子魏以

皇甫度爲太尉 己丑魏主以四方未平詔內外戒嚴
將親出討竟亦不行 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
將軍彭羣王辯圍琅邪魏敕青南青二州牧琅邪司州
刺史夏侯夔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等出義陽道攻魏平
靜穆陵陰山三關皆克之夔嘗之弟之禮遂之子也
魏東清河郡山賊羣起詔以齊州長史房景伯爲東清
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窮
捕擒之署其子爲西曹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
惡皆相帥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具立婦人列
其子不孝景伯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山
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

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毋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景伯法壽之族子也

二月秦賊據魏潼關 庚申魏東郡民趙顯德反殺太守裴烟自號都督 將軍成景雋攻魏彭城魏以前

荊州刺史崔孝芬爲徐州行臺以禦之先是孝芬坐元義黨與盧同等俱除名及將赴徐州入辭太后太后謂孝芬曰我與卿姻戚柰何內頭元義車中稱此老嫗會須去之孝芬曰臣蒙國厚恩實無斯語假令有之誰能得聞若有聞者此於元義親密過臣遠矣太后意解悵然有愧色景雋欲堰泗水以灌彭城孝芬與都督李叔

仁等擊之景雋遁還 三月甲子魏主詔將西討中外
戒嚴會奏賊西走復得潼關戊辰詔回駕北討其實皆
不行 葛榮久圍信都魏以金紫光祿大夫源子邕爲
北討大都督以救之 初上作同泰寺又開大通門以
對之取其反語相協上晨夕幸寺皆出入是門辛未上
幸寺捨身甲戌還宮大赦改元 魏齊州廣川民劉鈞
聚衆反自署大行臺清河民房湏自署大都督屯據昌
國城 夏四月魏將元斌之討東郡斬趙顯德 己酉
柔然頭兵可汗遣使入貢於魏且請討羣賊魏人畏其
反覆詔以盛暑且俟後敕 魏蕭寶寅之敗也有司處
以死刑詔免爲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

寅爲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
府儀同三司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還鄉
里其子昱將適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
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
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且寶寅不藉刺史爲榮吾觀
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
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啓一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
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
深憂昱面啓魏主及太后皆不聽 五月丙寅成景雋
攻魏臨潼竹邑拔之東宮直閤蘭欽攻魏蕭城厥固拔
之欽斬魏將曹龍牙 六月魏都督李叔仁討劉鈞平

之 秋七月魏陳郡民劉獲鄭辯反於西華改元天授
與湛僧智通謀魏以行東豫州刺史譙國曹世表為東
南道行臺以討之源子恭代世表為東豫州諸將以賊
衆彊官軍弱且皆敗散之餘不敢戰欲保城自固世表
方病背腫輦出呼統軍是云寶謂曰湛僧智所以敢深
入為寇者以獲辯皆州民之望為之內應也鄴聞獲引
兵欲迎僧智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
則僧智自走矣乃選士馬付寶暮出城北曉而至擊獲
大破之窮討餘黨采平僧智聞之遁還鄭辯與子恭親
舊亡匿子恭所世表集將吏面責子恭收辯斬之 魏
相州刺史樂安王隆與北道都督裴衍共救信都墜幸

魏多故陰有異志遂據鄴叛降葛榮 己丑魏大赦初
侍御史遼東高道穆奉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奢縱不
法道穆案之世哲弟神軌用事道穆兄謙之家奴許良
神軌收謙之繫廷尉赦將出神軌啓太后先賜謙之死
朝士哀之 彭羣王辯圍琅邪自春及秋魏青州刺史
彭城王劭遣司馬鹿念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長史劉仁
之將兵擊羣辯破之羣戰沒劭駒之子也 八月魏遣
都督源子邕李神軌裴衍攻鄴子邕行及湯陰安樂王
鑒遣弟斌之夜襲子邕營不克子邕乘勝進圍鄴城
丁未拔之斬鑒傳首洛陽改姓拓跋氏魏因遣子邕裴
衍討葛榮 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闔門皆

盡繫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詣
蕭寶寅請降魏復以寶寅爲尚書令還其舊封 譙州

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魏將軍
元顯伯救之司州刺史夏竦自武陽引兵助僧智冬
十月竦至城下慶和舉城降竦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
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
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
附深得其宜竦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
吏民安堵獲男女四萬餘口 臣光曰湛僧智可謂

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己
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

君子矣

元顯伯肖道諸軍追之斬獲萬計詔以僧

智領東豫州刺史鎮廣陵夔引軍屯安陽遣別將屠楚
城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 領軍曹仲宗東宮直閤
陳慶之攻魏渦陽詔尋陽太守韋放將兵會之魏散騎
常侍費穆引兵奄至放營壘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
放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
兵遂退放叡之子也魏又遣將軍元昭等衆五萬救渦
陽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陳慶之欲逆戰韋放以
魏之前鋒必皆輕銳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
遠來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諸
軍若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帥麾下二百騎進擊破之

魏人驚駭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背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將士疲弊聞魏人欲築壘於軍後曹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議引軍還慶之杖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極多今諸君皆無鬪心唯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為抄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今日犯者當依敕行之仲宗等乃止魏人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軍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城渦陽城主王緯乞降韋放簡遣降者三十餘人分報魏諸營陳慶之陳其俘馘鼓譟隨之魏九城皆潰追擊之俘斬略盡尸咽渦水所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蕭寶寅之敗於

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留關中立功自効
行臺都令史河間馮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寅不
從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朝
亦疑之中尉酈道元素名嚴猛司州牧汝南王悅嬖人
丘念弄權縱恣道元收念付獄悅請之於胡太后太后
救赦之道元殺之并以劾悅時寶寅反狀已露悅乃奏
以道元爲關右大使寶寅聞之謂爲取己甚懼長安輕
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寶寅以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
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
子九子蝦一子不蝦關中亂亂者治也大王當治關中
何所疑道元至陰盤驛寶寅遣其將郭子恢攻殺之收

殞其尸表言白賊所害又上表自理稱為楊椿父子所
譖寶寅行臺郎中武功蘇湛卧病在家寶寅令湛從母
弟開府屬天水姜儉說湛曰元略受蕭衍旨欲見勦除
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須為身計不
復作魏臣矣死生榮辱與卿共之湛聞之舉聲大哭儉
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我百口今屠滅云何不哭哭
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白齊王王本以窮鳥投人賴朝
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屬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
欲乘人間隙信惑行路無識之語欲以羸敗之兵守關
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但
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不能以百口為王族滅寶寅復

使謂曰我救死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計耳湛曰凡謀大事當得天下奇才與之從事今但與長安博徒謀之此有成理不堪恐荆棘必生於齋閣願賜骸骨還鄉里庶得病死下見先人寶寅素重湛且知其不爲己用聽還武功甲寅寶寅自稱齊帝改元隆緒赦其所部置百官都督長史毛遐鴻賓之兄也與鴻賓帥氐羌起兵於馬祗柵以拒寶寅寶寅遣大將軍盧祖遷擊之爲遐所殺寶寅方祀南郊行即位禮未畢聞敗色變不暇整部伍狼狽而歸以姜儉爲尚書左丞委以心腹文安周惠達爲寶寅使在洛陽有司欲收之惠達逃歸長安寶寅以惠達爲光祿勳丹楊王蕭贇聞寶寅反

懼而出走趣白鹿山至河橋爲人所獲魏主知其不預
謀釋而慰之行臺郎封偉伯等與關中豪桀謀舉兵誅
寶寅事泄而死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爲行臺以討寶
寅正平民薛鳳賢反宗人薛脩義亦聚衆河東分據鹽
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宗正珍孫討
之十一月丁卯以護軍蕭淵藻爲北討都督鎮渦陽
戊辰以渦陽置西徐州 葛榮圍魏信都自春及冬冀
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既竭外無救援
己丑城陷榮執孚逐出居民凍死者什六七孚兄弟爲
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死孚兄弟各自引咎爭
相爲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就法以活使君

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
魏以源子邕爲冀州刺史將兵討榮裴衍表請同行詔
許之子邕上言衍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衍若逼使同行
敗在旦夕不許十二月戊申行至陽平東北漳水曲榮
帥衆十萬擊之子邕衍俱敗死相州吏民聞冀州已陷
子邕等敗人不自保相州刺史恒農李神志氣自若撫
勉將士大小致力葛榮盡無欽攻之卒不能克秦州民
駱超殺杜粲請降於魏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一

不殺衆無不感其仁及葛榮代脩禮統衆使人說津許以爲司徒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杜洛周圍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遁突圍出詣柔然頭兵可汗求救遁日夜泣請頭兵遣其從祖吐豆發帥精騎一萬南出前鋒至廣昌賊塞隘口柔然遂還乙丑津長史李喬引賊入執津欲烹之旣而捨之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洛周乙丑魏潘嬪生女胡太后詐言皇子丙寅太赦改元武泰蕭寶寅圍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反渡

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旣解長安可坐取也若愚計可取願爲明公前驅雅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脩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恂曰珍孫行陳一夫因緣爲將可爲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反西逼河潒封疆多在郡東脩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雅乃使其子彥與恂帥騎兵自拒農北渡據石錐壁恂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觀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

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
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
自散歸脩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丙子稚克潼關遂
入河東會有詔廢鹽池稅稚上表以爲鹽池天產之貨
密邇京畿唯應寶而守之均贍以理今四方多虞府藏
罄竭冀定擾攘常調之絹不復可收惟仰府庫有出無
入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不減三十萬匹乃是
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仰違
嚴旨而先討關賊徑解河東者非緩長安而急蒲反一
失鹽池三軍乏食天助大魏茲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
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與物競利恐由

利而亂俗也況今國用不足租徭六年之粟調折來歲
之資此皆奪人私財事不獲已臣輒符同監將尉還帥
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敕蕭寶寅遣其將侯終德擊毛
遐會郭子恢等屢為魏軍所敗終德因其勢挫還軍襲
寶寅至白門寶寅始覺丁丑與終德戰敗攜其妻南陽
公主及其少子帥麾下百餘騎自後門出奔萬俟醜奴
醜奴以寶寅為太傅二月魏以長孫稚為車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尚書僕射西道行臺 羣盜
李洪攻燒鞏西關口以東南結諸蠻魏都督李神軌武
衛將軍費穆討之穆敗洪於關口南遂平之 葛榮擊
杜洛周殺之併其衆 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

事政事縱弛威恩不立盜賊逢蠶起封疆日蹙魏肅宗年
浸長太后自以所爲不謹恐左右聞之於帝凡帝所愛
信者太后輒以事去之務爲雍蔽不使帝知外事通直
散騎常侍昌黎谷士恢有寵於帝使領左右太后屢諷
之欲用爲州士恢懷寵不願出外太后乃誣以罪而殺
之有蜜多道人能胡語帝常置左右太后使人殺之於
城南而詐懸賞購賊由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是時車
騎將軍儀同三司并肆汾廣怕雲六州討虜大都督爾
朱榮兵勢彊盛魏朝憚之高歡段榮尉景蔡雋先在杜
洛周黨中欲圖洛周不果逃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劉
貴先在爾朱榮所屢薦歡於榮榮見其樵悴未之竒也

歡從榮之馬廐殿有悍馬榮命歡前翦之歡不加羈絆而翦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竒其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并州刺史元天穆孤之五世孫也與榮善榮兄事之榮常與天穆及帳下都督賀拔岳密謀欲舉兵入洛內誅嬖倖外清群盜二人皆勸成之榮上書以山東群盜方熾冀定覆沒官軍屢敗請遣精騎三千東援相

州太后疑之報以念生梟戮寶寅就擒醜奴請降關隴
已定費穆大破群蠻絳蜀漸平又北海王顥帥衆二萬
出鎮相州不須出兵榮復上書以爲賊勢雖衰官軍屢
敗人情危怯恐寶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臣愚
以爲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宜遣發兵東
趣下口以躡其背北海之軍嚴加警備以當其前巨麁
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滏口以西分據險要攻
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
遂勒兵召集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徐紇說太后以
鐵券間榮左右榮聞而恨之魏肅宗亦惡儼紇等逼於
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

爲前鋒行至上黨帝復以私詔止之儼紘恐禍及已陰
與太后謀酖帝癸丑帝暴殂甲寅太后立皇女爲帝大
赦旣而下詔稱潘充華本實生女故臨洮王寶暉卅子
釗體自高祖宜膺大寶百官文武加二階宿衛加三階
乙卯釗即位釗始生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貪其幼而
立之爾朱榮聞之大怒謂元天穆曰主上晏駕春秋十
九海內猶謂之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欲求
治安其可得乎吾欲帥鐵騎赴哀山陵翦誅姦佞更立
長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復見於今矣乃抗表稱大行
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酖毒致禍豈有天子不豫初
不召醫貴戚大臣皆不侍側安得不使遠近怪愕又以

皇女爲儲兩虛行赦宥上欺天下感朝野已乃選君
於孩提之中實使姦豎專朝隨亂綱紀此何異掩目捕
雀塞耳盜鍾今羣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
鎮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帝
崩之由訪禁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
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寶祚榮從弟
世隆時爲直閣太后遣詣晉陽慰諭榮榮欲留之世隆
曰朝廷疑兄故遣世隆來今留世隆使朝廷得預爲之
備非計也乃遣之 三月癸未葛榮陷魏滄州執刺史
薛慶之居民死者什八九 乙酉魏葬孝明皇帝于定
陵廟號肅宗 爾朱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

忠勲其子長樂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又遣從子天
光及親信奚毅倉頭王相入洛與爾朱世隆密議天光
見子攸具論榮心子攸許之天光等還晉陽榮猶疑之
乃以銅爲顯祖諸子孫各鑄像唯長樂王像成榮乃起
兵發晉陽世隆逃出會榮於上黨靈太后聞之甚懼悉
召王公等入議宗室大臣皆疾太后所爲莫肯致言徐
紇獨曰爾朱榮小胡敢稱兵向闕文武宿衛足以制之
但守險要以逸待勞彼懸軍千里士馬疲弊破之必矣
太后以爲然以黃門侍郎李神軌爲大都督帥衆拒之
別將鄭李明鄭先護將兵守河橋武衛將軍費穆屯小
平津先護儼之從祖兄弟也榮至河內復遣王相密至

洛迎長樂王子攸夏四月丙申子攸與兄彭城王劭弟
霸城公子正潛自高渚渡河丁酉會榮於河陽將士咸
稱萬歲戊戌濟河子攸即帝位以劭爲無上王子正爲
始平王以榮爲侍 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
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封太原王鄭先護素與劭宗善聞
帝即位與鄭李明開城納之李神軌至河橋聞北中不
守即遁還費穆棄衆先降於榮徐紇矯詔夜開殿門取
驂騑殿御馬十匹東奔兗州鄭儼亦走還鄉里太后盡
召肅宗後宮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髮榮召百官迎車
駕己亥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劭宗於河橋庚子榮遣
騎執太后及幼主送至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

而起沈太后及幼主於河費穆密說榮曰公士馬不出
萬人今長驅向洛前無橫陳既無戰勝之威羣情素不
厭服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知公虛實有輕侮之心若
不大行誅罰更樹親黨恐公還北之日未度太行而內
變作矣榮心然之謂所親慕容紹宗曰洛中人士繫盛
驕侈成俗不加芟剪終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
之何如紹宗曰太后荒淫失道嬖倖弄權殺亂四海故
明公興義兵以清朝廷今無故殲夷多士不分忠佞恐
大失天下之望非長策也榮不聽乃請帝循河西至淘
渚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既集列胡騎圍
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皆由朝臣貪虐不能匡弼

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司空元欽儀同三司義陽王略以下死者二千餘人前黃門郎王遵業兄弟居父喪其母敬宗之從母也相帥出迎俱死遵業慧龍之孫也雋爽涉學時人惜其才而譏其躁有朝士百餘人後至榮復以胡騎圍之令曰有能爲禪文者免死侍御史趙元則出應募遂使爲之榮又令其軍士言元氏旣滅爾朱氏興皆稱萬歲榮又遣數十人拔刀向行宮帝與無上王劭始平王子正俱出帳外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刹西部高車叱列殺鬼侍帝側詐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即殺劭及子正又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置之幕下帝憂憤無計使人諭旨於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

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豈敢妄希天位將軍見逼以至於此若天命有歸將軍宜時正尊號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而輔之時都督高歡勸榮稱帝左右多同之榮疑未決賀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姦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爲像凡四鑄不成功曹叅軍燕郡劉靈助善卜筮榮信之靈助言天時人事未可榮曰若我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天命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寤深自愧悔曰過誤若是唯當以死謝朝廷賀拔岳請殺高歡以謝天下左右

皆曰歡雖復愚踈言不思難今四方多事須藉武將請
捨之收其後效榮乃止夜四更復迎帝還營榮望馬首
叩頭請死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城即欲
向北爲遷都之計榮狐疑甚久武衛將軍汎禮固諫辛
丑榮奉帝入城帝御太極殿下詔大赦改元建義從太
原王將士普加五階在京文官二階武官三階百姓復
租役三年時百官蕩盡存者皆竄匿不出唯散騎常侍
山偉一人拜赦於闕下洛中士民草草人懷異慮或云
榮欲縱兵大掠或云欲遷都晉陽富者棄宅貧者襁負
率皆逃竄什不存一二直衛空虛官守曠廢榮乃上書
稱大兵交際難可齊壹諸王朝貴橫死者衆臣今粉驅

不足塞咎乞追贈亡者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爲無
上皇帝自餘死於河陰者請王贈三司三品贈令僕五
品贈刺史七品已下及白民贈郡鎮死者無後聽繼即
授封爵又遣使者循城勞問詔從之於是朝士稍出人
心粗安封無上王之子韶爲彭城王榮猶執遷都之議
帝亦不能違都官尚書元湛爭之以爲不可榮怒曰何
關君事而固執也且河陰之役君應知之湛曰天下事
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湛湛國之宗
室位居常伯生旣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
亦無所懼榮大怒欲抵湛罪爾朱世隆固諫乃止見者
莫不震悚湛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登高見宮闕壯

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昨愚闇有北遷之意今見皇居之盛孰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由是罷遷都之議諡謚之兄也癸卯以江陽王繼爲太師北海王顥爲太傅光祿大夫李延寔爲太保賜爵濮陽王并州刺史元天穆爲太尉賜爵上黨王前侍中楊椿爲司徒車騎大將軍穆紹爲司空領尚書令進爵頓丘王雍州刺史長孫稚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爵馮翊王殿中尚書元湛爲尚書右僕射賜爵魏郡王金紫光祿大夫廣陵王恭加儀同三司其餘起家暴貴者不可勝數延寔冲之子也以帝舅故得超拜徐紇弟獻伯爲北海太守季產爲青州長史紇使人告之皆將家屬逃去與紇俱奔

泰山鄭儼與從兄滎陽太守仲明謀據郡起兵爲部下
所殺丁未詔內外解嚴 魏郢州刺史元願達請降詔
郢州刺史元樹迎之夏侯夔亦自楚城往會之遂留鎮
焉改魏郢州爲北司州以夔爲刺史兼督司州夔進攻
毛城逼新蔡豫州刺史夏侯曹圍南頓攻陳項魏行臺
源子恭拒之 庚戌魏賜爾朱榮子義羅爵梁郡王
柔然頭兵可汗數入貢于魏魏詔頭兵贊拜不名上書
不稱臣 魏汝南王悅及東道行臺臨淮王彧聞河陰
之亂皆來奔先是魏人降者皆稱魏官爲僞彧表啓獨
稱魏臨淮王上亦體其雅素不之責魏北海王顥將之
相州至汲郡聞葛榮南侵及爾朱榮縱暴陰爲自安之

計盤桓不進以其舅鄆州刺史范遵行相州事代前刺
史李神守鄴行臺甄密知顥有異志相帥廢遵復推李
神攝州事遣兵迎顥且察其變顥聞之帥左右來奔密
琛之從父弟也北青州刺史元世雋南荊州刺史李志
皆舉州來降 五月丁巳朔魏加爾朱榮北道大行臺
以尚書右僕射元羅爲東道大使光祿勳元欣副之巡
方黜陟先行後聞欣羽之子也 爾朱榮入見魏主於
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貳心帝自起止之因
復爲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飲之熟醉帝欲誅之
左右苦諫乃止即以牀輦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
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爲肅宗嬪榮欲

敬宗立以爲后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
公在秦懷羸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帝遂
從之榮意甚悅榮舉止輕脫喜馳射每入朝見更無所
爲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怕請皇后出觀并召王
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卿
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
必自匡坐唱虜歌日暮罷歸與左右連手蹋地唱回波
樂而出性甚嚴暴喜愠無怕刀槊弓矢不離於手每有
瞋嫌即行擊射左右怕有死憂嘗見沙彌重騎一馬榮
即令相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
已辛酉榮還晉陽帝餞之於邳陰榮令元天穆入洛陽

加天穆侍中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以行
臺郎中桑乾朱瑞爲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朝廷要官
悉用其腹心爲之 丙寅魏主詔孝昌以來凡有冤抑
無訴者悉集華林東門當親理之時承喪亂之後倉廩
虛竭始詔入粟八千石者賜爵散侯白民諭五百石者
賜出身沙門授本州統及郡縣維那爾朱榮之趣洛也
遣其都督樊子鵠取唐州唐州刺史崔元珍行臺酈暉
拒守不從乙亥子鵠拔平陽斬元珍及暉元珍挺之從
父第也 將軍曹義宗圍魏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
板時魏方多難不能救城中糧盡刺史王羆煮粥與將
士均分食之每出戰不擐甲冑抑天大呼曰荊州城孝

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今箭中王羆額不爾王羆必當破賊彌歷三年前後搏戰甚衆亦不被傷癸未魏以中軍將軍費穆都督南征諸軍事將兵救之魏臨淮王彧聞魏主定位乃以母老求還辭情懇至上惜其才而不能違六月丁亥遣彧還魏以彧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加儀同三司魏貞外散騎常侍高乾祐之從子也與弟敖曹季式皆喜輕俠與魏主有舊爾朱榮之向洛也逃奔齊州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於河濟之間受葛榮官爵頻破州軍魏主使元欣諭旨乾等乃降以乾爲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敖曹爲通直散騎侍郎榮以乾兄弟前爲叛亂不應復居近要魏主乃聽

解官歸鄉里。赦曹復行抄掠，榮誘執之，與薛脩義同拘於晉陽。赦曹名昂以字行。葛榮軍乏食，遣其僕射任褒將兵南掠，至沁水。魏以元天穆爲大都督、東北道諸軍事、帥宗正珍孫等討之。前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間邢杲帥河北流民十萬餘戶反於青州之北海，自稱漢王。改元天統。戊申，魏以征東將軍李叔仁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帥衆討之。辛亥，魏主詔曰：「朕當親御六戎，掃靜燕代。」以大將軍爾朱榮爲左軍上黨王，天穆爲前軍。司徒楊椿爲右軍司空，穆紹爲後軍。葛榮退屯相州之北。

秋七月乙丑，魏加爾朱榮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

壬子，魏光州民劉舉聚衆反於濮陽，自稱皇武大將。

軍 是月萬俟醜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波斯國獻師
子於魏醜奴留之改元神獸 魏泰山太守羊侃以其
祖規嘗爲宋高祖祭酒從事常有南歸之志徐紇往依
之因勸侃起兵侃從之兗州刺史羊敦侃之從兄也密
知之據州拒侃八月侃引兵襲敦弗克築十餘城守之
且遣使來降詔廣晉縣侯泰山羊鴉仁等將兵應接魏
以侃爲驍騎大將軍泰山公兗州刺史侃斬其使者不
受將軍王弁侵魏徐州番郡民續靈珍擁衆萬人攻番
城以應梁魏徐州刺史楊昱擊靈珍斬之弁引還
甲辰魏大都督宗正珍孫擊劉舉於濮陽滅之 葛榮
引兵圍鄴衆號百萬遊兵已過汲郡所至殘掠爾朱榮

啓求討之九月爾朱榮召從子肆州刺史天光留鎮晉陽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自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疾景爲前驅葛榮爲盜日久橫行河北爾朱榮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取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則縛取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勒軍士齎袖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爾朱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

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悉降以賊徒旣衆若即分割
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
居止於是羣情大喜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
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
渠帥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以檻
車送葛榮赴洛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時上黨王天穆
軍於朝歌之南穆紹楊椿猶未發而葛榮已滅乃皆罷
兵初宇文肱從鮮于脩禮攻定州戰死於唐河其子泰
在脩禮軍中脩禮死從葛榮葛榮敗爾朱榮愛泰之才
以爲統軍乙亥魏大赦改元永安辛巳以爾朱榮爲大
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榮子平昌公文殊昌樂公

文暢並進爵爲王以楊椿爲太保城陽王徽爲司徒冬
十月丁亥葛榮至洛魏主御闔闔門引見斬於都市

帝以魏北海王顥爲魏王遣東宮直閤將軍陳慶之將
兵送之還北 丙申魏以太原王世子爾朱菩提爲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丁酉以長樂等七郡各萬戶

通前十萬戶爲太原王榮國戊戌又加榮太師皆賞擒

葛榮之功也 壬子魏江陽武烈王繼卒 魏使征虜

將軍韓子熙招諭邢杲杲詐降而復反李叔仁擊杲於

惟水失利而還 魏費穆奄至荊州曹義宗軍敗爲魏

所擒荊州之圍始解 元顥取魏鉅城而據之 魏行

臺尚書左僕射于暉等兵數十萬擊羊侃於瑕丘徐紇

恐齊不濟說侃請乞師於梁侃信之紇遂來奔暉等圍
侃十餘重柵中矢盡南軍不進十一月癸亥夜侃潰圍
出且戰且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衆尚萬餘人
馬二十匹士卒皆竟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理不
能見隨幸適去留於此爲別各拜辭而去魏復取泰山
暉勁之子也 戊寅魏以上黨王天穆爲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世襲并州刺史 十二月庚子魏詔于暉還
師討邢杲 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反北邊被其
患爾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爲大都督鎮中山樓畏
勝威名不敢南出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二